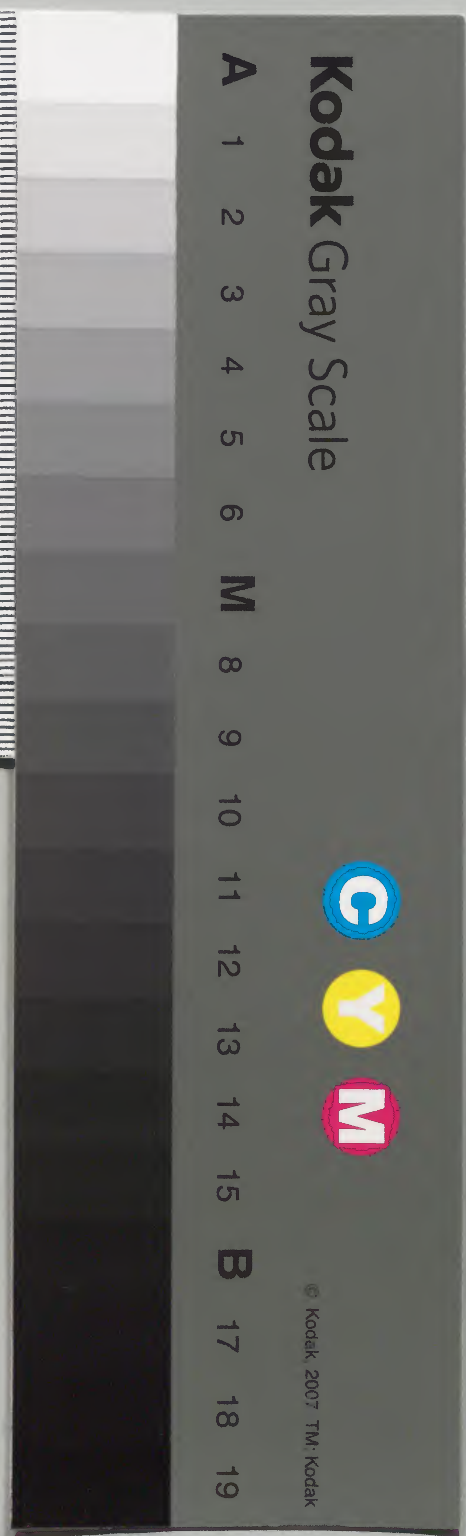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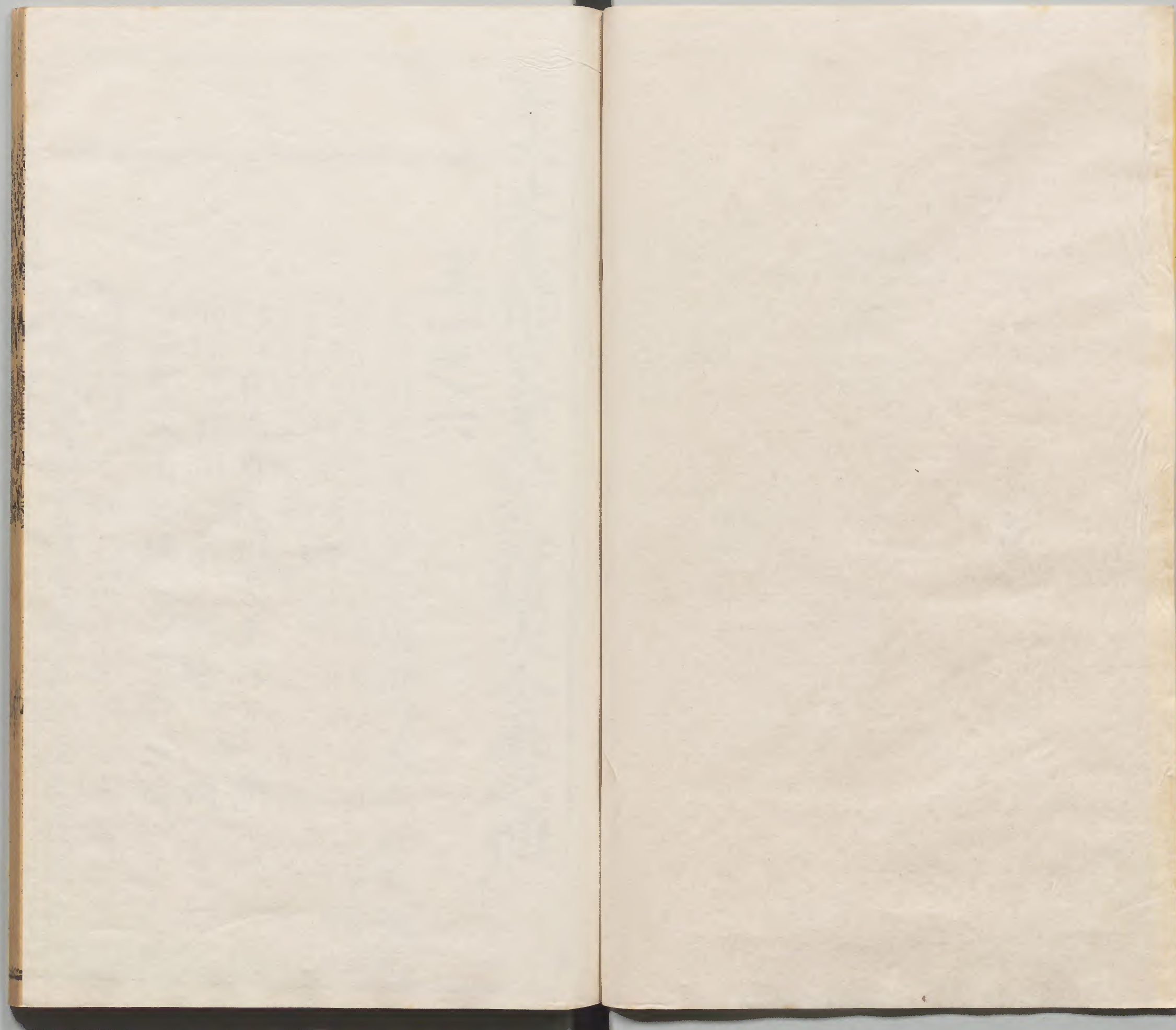


詩經大全

四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0
冊數	108 (39)	
函號	別 3	1





葉太史叅補古詩經大全卷之四

王二之六

淺草文庫

王謂周東都洛邑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
孔氏曰漢志云周封圻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覆千里按西都方八百里八八六十四為方百里者六十四東都方六百里六六三十三為方百里者三十六二都方百里者百方也
漸將燕冀州之南也
孔氏曰漸冀南境也
周室之初文王居豐武王居鎬至成王周公始營洛邑為時會諸侯之所以其土中四方來者道里均故也自是謂豐鎬為西都而洛邑為東都

詩經卷之四

曰洛邑謂之王城是為東都今河西是也周
公又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東齊陳氏曰鎬
京謂之宗周以其為天下之宗已洛邑謂之
東都又謂之成周以周道成於此也洛邑天
下諸侯宅中豐鎬天下之險於洛邑定鼎以
朝諸侯宅中豐鎬天下之險於洛邑定鼎以
鎬京定都上中豐鎬天下之險於洛邑定鼎以
天下也遠漢唐並建兩京蓋亦深識天下形
勢之所在而有遺意歟至幽王嬖褒姒生伯服
成王周公之遺意歟至幽王嬖褒姒生伯服
廢申后及太子宜臼宜臼奔申申侯怒與犬
戎攻宗周弑幽王于戲驪山下地名亦水
名晉文侯鄭武公迎宜臼于申而立之是為
平徙居東都王城○孔子曰鎬京為西周王城
遷成周自是又謂王城為東周及敬王去王城而
城為西周為東周於是王室遂卑與諸侯
無異故其詩不為雅而為風然其王號未替

也故不曰周而曰王晉山蘇氏曰其風及其
諸侯也○謂王風是他風如不能降天下與
風采子曰其辭語可見風多出於在下之人
雅乃士大夫所作雅雖有刺而其辭與風異
也○黃氏曰泰離之為國風以其詩之體為風
而東室未遷則其聲天下之正聲也平王遷
○孔氏曰平王地狹於千里比於列國當言
周而言王其地則今河南府及懷孟等州是
也河南府孟州今河南府懷州今懷
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
悠蒼天此何人哉

天叶鉄囚反

賦而興也黍穀名苗似蘆高丈餘穗黑色實圓重
華谷氏曰黍似粟而非粟有二種米粘者為秫
可以釀酒不粘者為黍○本草注曰黍有數種
種又有丹黑黑黍謂之秬丹黍皮赤米黃離離
垂貌稷亦穀也一名稭音似黍而小或曰粟也邁
行也靡靡猶遲遲也搖搖無所定也孔氏曰楚威
搖搖然如懸旌而無所薄搖悠悠遠貌蒼天者據
遠而視之蒼蒼然也○周既東遷大夫行役至于
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傍
徨不忍去故賦其所見黍之離離與稷之苗以興
行之靡靡心之搖搖既嘆時人莫識己意謂我久
番而不去○慶源輔氏曰人憂則行自遲而心無
所定國家顛覆在臣子固不能無憂此詩人憂之

得其正又傷所以致此者果何人哉追怨之深也
三山李氏曰呼天而愬欲以此者何人哉蓋含言當其
辭不欲指斥其人也

穗音遂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
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賦而興也穗秀也稷穗下垂如心之醉故以起興
毛氏曰中心如醉醉以憂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

噫於結反叶於采反

噓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賦而興也噓憂深不能喘息如噓之然
孔氏曰噓

憂深也
黍離三章章十句

元城劉氏曰常人之情於憂樂之事初遇之則其心變焉次遇之則其變少衰三遇之則其心如常矣至於君子忠厚之情則不然其行後往來固非一見也初見稷之實矣又見稷之穗矣又見稷之實矣
張子曰言苗言穗言實作文者須是

此如而所感之心終始如一不少變而愈深此則詩人之意也
理之常也暴集旋澗者天
之無定也情得其正則自然矣而不忘矣
蓋山謝氏曰天王而沒於夷狄天地之大變
中國之大耻東周臣子之大讐也文武成康
而宗廟而蓋為禾黍聞者當流涕矣心摧慙
者一行後去天悠悠而不知我知能為平王而
此詩也亦有擗于外無人吾觀書至平王而
命知平王之不足以外吾於王室之盛衰而
侯者惟曰自保其國而已矣所以訓戒而
之與廢悉置之度外吾於王室之盛衰而
也夫○安成劉氏曰小弁詩曰跋跋周道
為茂草我○憂傷怒然如擣正若此詩之
然則黍離之○感既有不待於大夫追怨之
有所歸○先王而宗室之所追怨之
瞻安得而○先王而宗室之所追怨之
不怨雖○先王而宗室之所追怨之
之無可奈何則非也周之王業公劉開拓之

於幽太王創造之於岐文王光大之於豐武
王成就之於鎬皆在西都八百里之內其土
地則先王之於土地其人民則先王之人民也
為子孫者正當以死守之而不可去今乃無故
舉八百里舊都棄之而即安於東平王亦可
謂不君矣行役之大夫苟無所見則已既已
見之而且憂之且追怨之豈容付之無可柰
何而已耶謂宜請於平王注血嘗膽號令諸
侯整師輯旅光復舊物諸侯見王之有志孰
不奔走而服從當是時晉之義和鄭之掘突
既皆王室之舊勳齊藉太公之故基魯承同
公之遺烈衛憑康叔之威靈亦皆足以左右
王室苟有宣王中興之志則侯國之財賦也而
即吾之甲兵侯國之財賦即吾之財賦也而
王自棄之忍耻類墮委靡豈特王之罪亦詳臣
其倫安周轍之類墮委靡豈特王之罪亦詳臣
之罪噫周轍之類墮委靡豈特王之罪亦詳臣
不西有由矣夫

哉叶將黎反

埭音時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埭曰

來川陵之反

思叶新彌反

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弗思

賦也君子婦人日其夫之辭鑿墻而棲曰時日夕
則羊先歸而牛次之卑雅曰羊性畏露晚出○大
夫又役于外其室家思而賦之曰君子行役不知
其反還之期且今亦何所至哉雞則棲于埭矣日
則夕矣牛羊則下來矣是則畜音畜產出入尚有旦
暮之節而行役之君子乃無休息之時使我如何
而不思也哉慶源輔氏曰知其婦期則知其所止
知其期則不知其時所在則思有所向也今其不
與思雖欲自已而有所不能也

估戶括反叶戶劣反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佷雞棲于
桀日之夕矣牛羊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饑
渴

賦也佷會桀杙 弋括至苟且也○君子行役之久
不可計以日月而又不知其何時可以來會也亦
庶幾其免於饑渴而已矣此憂之深而思之切也
慶源輔氏曰可以日月計則思有節知其會期則
思猶有止也不日不月則不可計以日月也曷其
有佷則不知其何時可以來會也苟無飢渴則不
敢必其歸而但幸其不至於飢渴而已其憂思之
情益甚矣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疊山謝氏曰雨雪霏霏
道戍役而預言歸期也

弁木棲上勞還率而詳言歸期也匹牡之使
寧幾何時勞之曰我心傷悲吉甫在鎬不
千里勞之曰我行永久吾觀先王之
非所以體群臣也本於推已及物之
為序情閱勞之仁豈有無期度者哉
于後至於不知其期仁恕之意泯然矣文武
宣王之治何時而可復見乎

簧音黃

樂音洛口音止且餘反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

賦也陽陽得志之貌董氏曰陽上者氣充
於內容貌不枯也簧笙竿

管中金葉也蓋笙竿皆以竹管值於瓠中而竅其
管底之側以薄金葉障之吹則鼓之而出聲所謂
簧也故笙竿皆謂之簧笙十三簧或十九簧竿十
六簧也由從也房東房也朱子曰房只是人出入
如古人於房前有壁后

无壁所以通内。○庐陵李氏曰：堂堂屋次棟之架，曰楣，以北为室，与房人君左右，房大夫东房西室而已。只且助语辞。○此诗疑亦前篇妇人所作，盖其夫既归，不以行役为劳，而安于贫贱，以自乐其家。人又识其意而深嘆美之，皆可謂賢矣。豈非先王之澤哉？或曰：序說亦通，宜更詳之。慶源輔氏曰：謂婦人所作者，盖兩篇之首，皆以君子為言，而又相聯屬，此固不害於羨然亦安知其非偶然也。故又取或者之說，以為序說亦通，宜更詳之。盖欲仍旧也。○孔氏曰：君子之位，人陽陽然，且相與樂此。而巳。天子諸侯皆有房中之樂。○新安胡氏曰：朱子初解云：君子知道之不行，為貧而仕，所以自尊。居卑，辭富，居貧，相招為祿仕，雖役于伶官之賤，而計深矣。自得若誠有樂乎此者，其所以全身遠害之計，深矣。雖非聖賢之正然，此於不量其力，貪利以不賢哉。

○君子陶陶左執翽右招我由敖其樂只

且

且子餘反
賦也陶陶和樂之貌翽舞者所持羽旄之屬敖舞位也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淇音記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

懷叶胡威反

還音旋

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興也揚悠揚也水緩流之貌彼其之子戍人指其室家而言也戍屯兵以守也申姜姓之國平王之母家也在今鄧州信陽軍之境鄧州即今鄧州屬南陽府信陽軍今改信陽縣屬汝懷思曷何也○平王以中國近楚數被侵伐故遣畿內之民戍之而戍者怨思作此詩也興取之不二字如小星之例慶源輔氏曰彼指其室家而言則不與我戍申云者蓋言不得同其室家以往耳懷哉言其思念不一而足也曷月予還歸哉言不知何日可以還歸以安其室家也興取之不二字如小星之例此與體之中又別是一例不然則又似此喻平王之微弱不能徵發諸侯蓋為水弱不流薪楚喻此詩乃興之不取義者特取之由誤認此詩之體此詩乃興之不取義者特取之傳特指其例以明之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

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興也楚木也甫即呂也亦姜姓書呂刑禮記作甫刑而孔氏以為呂侯後為甫侯是也當時蓋以申故而并戍之今未知其國之所在計亦不遠於申許也孔氏曰言甫與許者以其俱為姜姓既重章六國時秦趙同為嬴姓史記漢書多謂秦為趙亦此類也

○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

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興也蒲蒲柳春秋傳云董澤之蒲杜氏云蒲楊柳

可以為箭者是也正青者曰陸幾云蒲柳有兩種皮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申侯與犬戎攻宗周而弑幽王則申侯者王
法必誅不赦之賊而平王與其臣庶不共戴
天之仇也今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
立已為有德而不知其弑父為可怨至使復
仇討賊之師反為報施酬恩之舉則其忘親

逆理而得罪於天已甚矣

安成劉氏曰小舟

曰君子信謔又曰君子不惠不舒究之又曰
舍彼有罪予之佗矣皆為怨父之詞吾意平
王所以但知母家之重而不知弑父之仇者
皆自疇昔怨父一念之差所致也究其忘親
逆理之罪吾于又况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
其傳與有責焉
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
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天子鄉遂之民供
貢賦衛王室而已今平王不能行其威令於
天下無以保其母家乃勞天子之民遠為諸
侯戍守故周人之戍申者又以非其職而怨
思焉則其衰懦微弱而得罪於民又可見矣
程子曰諸侯有患天子命保衛之亦宜也平
王獨思其母家耳非有王者保天下之心人

怨宜也况天子當使方伯鄰國共保助之心
 則如揚之水遺戍則鳴呼詩亡而後春秋作
 其不以此也哉慶源輔氏曰忘親逆理以賊
 之勞役此民之所怨也所以謂民至愚而神於此可
 以報其上難矣哉所謂民至愚而神於此可
 見先王之所以畏秋而敬之也此正平王之詩
 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其不以也哉爾
 軒張氏曰胡文定公云按王都而多春
 時詩而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何也自黍離降
 為國風天下無復有雅而王者之詩亡春秋
 作於隱公適當雅亡之後夫黍離所以為國
 風者平王自為之也辛王亡國于夷秋禽獸
 迹熄而孔子懼而作春秋○安成劉氏曰以
 上兩節觀之則王迹所以熄雅所以衰懦微弱
 秋所以作者皆平王忘親逆理而衰懦微弱
 之所致也推叶雷反嘆呼但反

推叶雷反嘆呼但反

此匹推反

中谷有雝暎其乾矣有女仳離嘒其嘆矣
 嘒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嘆叶用反

興也雝音也葉似桂音方莖白華華生節間即
 今益母草也本草曰荒蔚一名益母節節生花如
 草荒蔚正生海濱地澤其性宜温暎燥此別也嘒嘆聲艱難窮厄
 也○凶年饑饉室家相棄婦人覽物起興而自述
 其悲歎之詞也脩叶茂竹反

○中谷有雝暎其脩矣有女仳離條其獻
 矣條其獻矣遇人之不淑矣獻叶悉六反

興也脩長也宋嘉陳氏曰長或曰乾也如脯之謂
脩也條條然歎貌歎蹙口出聲也悲恨之深不止
於嘆矣淑善也古者謂死喪飢饉皆曰不淑曠氏
古人傷死者之蓋以吉慶為善事凶禍為不善事
詞曰如何不淑雖今人語猶然也○曾氏曰凶年而遽相棄背蓋
衰薄之甚者而詩人乃曰遇斯人之艱難遇斯人
之不淑而無怨懟過甚之詞焉厚之至也

○中谷有雉暝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其泣
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興也暝濕者早甚則草之生於濕者亦不免也曰先言乾次言脩後言濕見凶年之淺深也○須
溪劉氏曰乾者已暝脩者又暝濕者亦暝其為
早勢可勝言哉早愈甚則此離之愁歎愈甚矣
泣貌何嗟及矣言事已至此末如之何窮之甚也
眉山蘇氏曰嘆之者知其不得已也歎者怨之深
也泣則窮之甚也○慶源輔氏曰嘆則悲嘆而已
歎則悲而恨焉泣則悲而至於傷矣方其歎且恨
之時而曰遇人之艱難遇人之不淑而無怨懟過
甚之詞固見其厚矣及其至於傷而泣也則亦曰
何嗟及矣而已始有知其不可奈何而安於命之
意此尤見其厚也豈非先王之澤哉

中谷有雉章章六句

范氏曰世治則室家相保者上之所養也世
亂則室家相棄者上之所殘也其使之也勤
其取之也厚則夫婦日以衰薄而凶年不免

於離散矣伊尹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
周與成厥功故讀詩者於一物失所而知王
政之惡一女見棄而知人民之困周之政荒
民散而將無以為國於此亦可見矣慶源輔氏曰此則
氏之說其得讀詩之旨使讀詩者能如此則
詩之為教於人大矣○疊山謝氏曰凶年飢
歲上而王命有司行荒政十二以聚民下而
有司能以時告其上發倉廩開府庫憇之此
居以賑民必無夫婦衰薄室家相棄之事此
詩三章始嘆其乾中嘆其情終嘆其濕言物
之嘆一節急一節乾中嘆其款中條其歡終
其泣民之怨恨者一節始嘆其款中條其歡終
艱難憐其窮苦也中曰遇人之不淑憐其遭
凶刺也終曰何嗟及矣夫婦人之大倫也
嗟亦无及也又曰夫婦人之大倫也夫而有
相棄人道之大變也婦無一語怨其夫而有
哀矜惻怛之意焉知其无可柰何而安之於
命此又婦也此忠臣孝子同道人不幸而如

三綱之變以此存心則綽上然有餘裕矣

為叶吾未反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我

惟叶良何反

生之後逢此百雉尚寐無吪

此也兔性陰狡爰爰緩意雉性耿介離麗羅網尚
猶惟憂也尚庶幾也安成劉氏曰二吪動也○周
室衰微諸侯皆叛君子不樂其生而作此詩言張
羅本以取兔今兔狡得脫而雉以耿介反離于羅
以比小人致亂而以巧計幸免君子無辜而以忠
直受禍也陳萊呂氏曰此因所見為比也兔之大
以比諸侯雉之小以自比也言諸侯之

背叛者恣睢自如而為此詩者蓋猶及見西周之
周人反受其社也 盛故曰方我生之初天下尚無事及我生之後而
逢時之多難如此然既無如之何則但庶幾寐而
不動以死耳或曰興也以兔爰興無為以雉離興
百罹也「頊溪劉氏曰有兔爰」舒緩而无虞也者
不得此我生之後百憂之人也也雉離于罹求死
得寐而死不復見此之為快哉 下章倣此

○有兔爰爰雉罹于學我生之初尚無造
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

比也學復車也可以掩兔
孔氏曰釋器云繫謂之

憂叶笑反

竟居敬叶居笑反

也郭璞云今之翻車也有兩轆中施
胃以捕鳥繫青壁罟音拙骨音絹 造亦為也覺
寤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罟我生之初尚無庸

罟音澗

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比也罟罟也即罟也或曰施羅於車上也庸用聰
聞也無所聞則亦死耳

兔爰三章章七句

音力執反

乎五反 遠于方反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

詩五十五

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興也縣縣長而不絕之貌岸上曰澣○世衰民散有去其鄉里家族而流離失所者作此詩以自嘆言縣縣葛藟則在河之澣矣今乃終遠兄弟而謂他人為已父已雖謂彼為父而彼亦不我顧則其窮也甚矣

○縣縣葛藟在河之澣終遠兄弟謂他人

澣音侯叶笑始三音

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

母叶蒲彼反

有叶羽也反

興也水涯曰澣謂他人父者其妻則母也有識

羅氏曰識音志記而不忘他有也春秋傳曰不有寡君羅氏曰莫

我有言見之若無也

澣順春反

○縣縣葛藟在河之澣終遠兄弟謂他人

昆叶古計反

聞叶微勾反

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興也夷上洒洗音澣猶下曰澣澣之為言澣也爾雅

澣上平坦而下水深為屑發上声○東陽許氏曰岸上而平夷而其下為水洗蕩齧入若屑也昆

兄也聞相聞也

葛藟三章章六句

彼采芣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芣叶若渴反

賦也采芣所以為締綌蓋淫奔者託以行也故因以指其人而言思念之深未久而似久也

蕭叶棘鳩反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賦也蕭狄也白葉莖庵科生有香氣祭則炳音以報氣故采之孔氏曰蕭狄今人謂之荻蒿可作三秋則不止三月矣

歲本與艾叶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賦也艾蒿屬爾雅曰一名水乾之可炙故采之

呂氏曰葛為締綌蕭供祭祀艾療疾持曰三歲則不止三秋也

不止三秋也

采芣三章章三句

慶源輔氏曰采芣采蕭采艾其說託言明矣至於思念之情流而

不止如此則為淫奔之辭者宜哉

詩經

大車檻檻毳衣如羔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賦也大車大夫車檻檻車行聲也毳衣天子大夫

之服隋朝王氏曰王之大夫茨蓋之始生也毳衣

之屬衣繪而裳繡五色皆備其青者如茨例氏曰

宗彝為首蓋畫虎雄虎淺毛故謂毳雌音壘胃

粉米也裳所綉者二章黼也黻也所畫所綉爾淫皆備五色所謂以五采彰施于五色者也○周奔者相命之詞也子大夫也不敢不敢奔也○周衰大夫猶有能以刑政治其私邑者故淫奔者畏而歌之如此眉山蘇氏曰其政之有道民聞其車刑之而然而去二南之化則遠矣此可以觀世變也東萊呂氏曰此詩而能止其奔未始能革其心與也行露之詩異矣亦僅勝於東迂之人見而知其不源輔氏曰漢廣之遊女貞潔自守人見而知其不可求野有死麕之女貞潔自守人見而知其不可犯此所以為二南之化也豈至於有淫奔之心待有所畏而後不助哉今觀此詩則世變之大亦可知矣

享也敦友

瑞音門今東人

○大車噶噶毳毳如瑞豈不爾思畏子不

奔

賦也噶噶重遲之貌瑞玉赤色五色備則有赤孔曰噶噶行之貌也為重遲上言行有聲此言行之貌互相見也毳衣裳績綉皆五色青者如菘赤者如瑞各舉其一耳

况川九橋友

噶古了友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

日

賦也穀生穴壙音曠皦白也○民之欲相奔者畏其大夫自以終身不得如其志也故曰生不得相奔以同室庶幾死得合葬以同穴而已謂予不信有

詩經卷之五

國風鄘

卷之五

如皦日約誓之辭也慶源輔氏曰世變雖下而大賢也已始則不敢奔而巳終則知其雖殺身不得遂其志則其刑政之効亦非無常者之所能及也

遂大車三章章四句

穿其已言刑政矣

將七至友

施協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

施避反

賦也麻穀名子可食皮可績為布者本草曰一名花勃勃者麻子味甘平無毒園圃所蒔今人作布及履用之子嗟男子之字也將願也施施喜悦之意○婦人望其所與私者而不來故疑丘中有麻之處復有與之私而留之者

今安得其施施然而來乎

麥音默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

食

賦也子國亦男子字也來食就我而食也

子叶與里反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

政計本里反

玖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王國十篇二十八章百六十二句慶源輔氏曰讀詩者可以怨則詩人固無忿懣過甚之辭然予讀王風則見其怨詩尤為平和此可見周人之風俗也

鄭一之七

鄭邑名本在西都畿內咸林之地宣王以封其弟友為采音萊地後為幽王司徒而死於犬戎之難是為桓公其子武公掘一作滑突定平王於東都亦為司徒又得虢檜之地鄭氏曰取虢檜郟蔽補丹依疇歷華十邑乃徒其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秦有焉封而施舊號於新邑是為新鄭咸林在今華州鄭縣即今陝西西新鄭即今之鄭州是也

即今河南開封府鄭州其封域山川詳見檜風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愛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

賦也緇黑色周禮考工記曰三入為緇居私朝之服也孔氏曰緇衣素鞞是也服皮弁以聽其朝服緇衣退食私朝宜稱是也館舍鄭氏曰外路寢之表九室如今之諸廬也朝堂諸曹治事之處粢餐音孫也○舊說鄭桓公武公相繼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周

人愛之故作是詩言子之服緇衣也甚宜敝則我
將為子更為之且將適子之館既還而又受子以
粲言好之無已也漢源輔氏曰緇衣之宜今此美
為兮欲其服之常新也武公之德稱其服也敝予又欲
之常繼也既欲其服之常新也還予授子之常繼發乎情
形於歌詠如此則其好善之誠心於是為至也○
程子曰好賢無已之意當就敝予還予二字上看
華陽范氏曰適子之館親之也授子之粲又授之
飲食此好賢之至也

造叶在早反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

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賦也好猶宜也

席叶祥祥器反

○緇衣之席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

還叶于凡反

予還予授子之粲兮

賦也席大也程子曰席有安舒之義服稱其德則安舒也

緇衣三章章四句

記曰好賢如緇衣又曰於緇衣見好賢之至
東萊呂氏曰孔叢子云於緇衣見好賢之至所謂賢即為武公父子也○華陽范氏曰桓公武公上得於君下得於民君子好之愈久而愈不厭

將七羊反

折之舌反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

母叶滿後反

懷叶胡威反

畏叶

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

於非反

也

賦也將請也仲子男子之字也我女子自我也里二十五家所居也杞柳屬也生水傍樹如柳葉窺而白色理微赤蓋里之地域溝樹也○莆田鄭氏曰此淫奔者之辭慶源輔氏曰此雖為淫奔之詩而無忌也故列於鄭詩之首以見其為風之始變也○安成劉氏曰此女猶能知此畏懼故其託辭如此鄭風之中亦所罕見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

兄叶虛陽反

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

畏也

賦也墻垣也古者樹墻下以桑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

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

可畏也

賦也園者圃之藩其內可種木也檀皮青滑澤材疆韌可為車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新安胡氏曰三章皆有所

亦庶幾止乎禮義者也田叶地因反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

洵美且仁

賦也叔莊公弟共叔段也事見春秋五月鄭伯克段于鄆左傳曰鄭武公娶于田取禽也取禽於田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洵信美好也仁愛人也

○段不義而得衆國人愛之故作此詩言叔出而田則所居之巷若無居人矣非實無居人也雖有而不如叔之美且仁是以若無人耳華谷氏曰且仁哉其黨私之言猶或疑此亦民間男女相悅之詞也

○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

洵美且好

賦也冬獵曰狩莊氏曰圍守也冬物畢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

洵美且武

賦也適之也郊外曰野服乘也龜山楊氏曰仁且
之所悅而歸之也雖使之一天下朝諸侯無不可
矣而詩猶以爲不義得衆何也蓋先王之迹微而
禮義消亡政教不明而國俗傷敗故人之好惡不
足以當是非而毀譽不足以公善惡則其所謂而
好之者未必誠善也所毀者亦以衰俗之惡必誠
毀譽不當其實故也然則所謂悅者亦以衰俗之惡
則俗之所好惡可知矣廬陵彭氏曰玩味此詩宛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然如見叔段輕保浮蕩之
意如今之貴族輕薄子間里少年朋徒追逐
而極口誇美之也次篇放此

乘下繩正友

組音和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駮如舞叔在

藪素口及叶素宜友

檀音但楊素歷友

將七羊友

藪火烈且舉禮裼暴虎馘于公所將叔無

扭女九反叶女古友

女音汝

狃戒其傷女

賦也叔亦段也車衡也車軛外兩馬曰駮如舞謂諧
和中節董氏曰五御之法有舞交衢者即所謂如
也雙峯說氏曰如舞皆言御之善也安成劉氏
者節奏謂御中節也馬是謂御中節也
組駮則謂和如舞也藪澤也廬陵羅氏曰水鍾曰
日歸詩云禽和如舞也藪澤也廬陵羅氏曰水鍾曰
獸居之曰藪火焚而射也藪澤也廬陵羅氏曰水鍾曰

火田為狩惟冬田乃用火若夫刈草以為防驅禽而納諸防中然後焚而射烈熾盛貌具俱也禮禘馬則四時之田皆然也禮禘去禘衣暴空手搏獸肉袒也孔氏曰李巡云禮禘去禘衣暴空手搏獸也也寇齋黃氏曰暴徒搏也習也有慢侮欺凌之意公莊公也孔氏曰公與也蓋叔多材好勇而鄭人愛之如此安成劉氏曰章也次四句所謂勇也末二句則國人愛之之詞也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駮鴈行叔

在藪火烈且揚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

控只且反

忌音記

尚叶魚駕反 磬善音定反

行戶郎反

控忌抑縱送忌

賦也乘黃四馬皆黃也衡下夾轅兩馬曰服襄駕也馬之上者為上駕猶言上駟也鄭氏曰上駕言雁行者駮少次服後如雁行也揚起也忌抑皆語助辭騁馬曰磬止馬曰控廬陵羅氏曰補傳云磬謂使之曲折如磬控謂控制舍捨音拔音致也廬陵羅氏曰縱覆彌廬陵羅氏曰與不逸舍捨音拔音致也笑街弦處曰縱覆彌廬陵羅氏曰與蕭同弓弣也廣韻曰送孔氏曰能控能縱又能送注云彌弓弣弣弓曰送是叔之善射御也慶源輔氏曰童末四句美叔之才藝也

○叔于田乘乘鵠兩服齊首兩駮如手叔

阜符有反

慢叶黃半反

十三

罕叶虛肝反

在藪火烈其阜叔馬慢忘叔發罕忌抑釋

棚忌抑鬯弓忌

棚音水
鬯勅亮及子時姑弘友

賦也驪白雜毛曰鴠今所謂烏驄也齊首如手兩
服並首在前而兩驂在傍稍次其後如人之兩手
也阜盛慢遲也發發矢也罕希釋解也棚矢箭蓋
春秋傳作冰孔氏曰昭公二十五年左傳云公徒
蓋杜預云犢丸是箭箭○筆谷廣氏曰用矢則九
舉棚以開箭既用則納矢箭中釋下棚以覆箭鬯
弓囊也與張同孔氏曰鬯弓謂發弓
而納諸中發音韜言其田事將
畢而從容整暇如此鄭氏曰田事且畢則馬行亦
遲發矢希蓋矢而發弓亦
喜其無傷之詞也慶成劉氏曰上章及此亦皆言
叔田獵射御之善而喜其畢事

無傷皆所謂多才
好勇而得衆者也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陸氏曰首章作大叔于田者誤蘇氏曰二詩

皆曰叔于田故加大以別之不知者乃以段
有大叔之號而讀曰泰又加大于首章失之

矣宗永嘉鄭氏曰段以國君介弟之親京城大
叔之貴而所好者馳騁弋獵也所矜者禮
湯暴虎也所賢者射御足力也出而人思之
首飲酒服馬之儔也氣習到此而又不誰何也
母之愛玩於莊公之惟其所欲而不敢也
欲不為亂得乎○豐城朱氏曰段之才力則
政則善以御則良以容止則甚習以才力則
甚武如是而甚不仁夫惟不仁所以欲於
而奪其位也而國人愛之若此者豈盡出於
公哉政教不明人心不古顛倒是非混淆黑
白固有不能勝其可嘆者矣

詩經大雅

十四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翺翺

賦也清邑名清人清邑之人也彭河上地名駟介四馬而被甲也旁旁馳驅不息之貌二矛酋矛夷矛也英以朱羽為矛飾也孔氏曰魯頌說矛之飾謂朱英則以朱染為英飾蓋絲纏而朱染之酋矛長二丈夷矛長二丈四尺並建於車上則其英重疊而見翺翺遊戲之貌○鄭文公惡高克使將清邑之兵禦狄于河上孔氏曰文公公二年冬十一月狄入衛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恐其渡河侵鄭故使高克將清邑之兵於河上禦之久而不召師散而歸鄭人為之賦此詩言其師出

之夕無事而不得歸但相與遊戲如此其勢必至於潰散而後已爾朱嘉鄭氏曰夫擁大眾於外而無所事不為亂則必潰散耳

○清人在消駟介庶庶二矛重喬河上乎

逍遙

賦也消亦河上地名庶庶武貌矛之上句音曰喬所以懸英也英弊而盡所存者喬而已

○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

好叶許侯反

軸叶立豆冒

陶叶徒侯反

抽叶勅敕反

好

賦也軸亦河上地名孔氏曰彭涓軸皆河上之地應不甚不得歸師有遷移三地亦相遠陶陶樂而自適之貌左謂御在將軍之左執轡而御馬者也旋還車也右謂勇力之士在將軍之右執兵以擊刺者也抽拔刃也中軍謂將在鼓下居車之中即高克也孔氏曰此謂將所乘車若士卒兵車則左人持弓右人持矛好謂容好也東萊呂氏曰言師久而中無人御好謂容好也言師久而中無人御而不歸無所耶賴姑遊戲以自樂必潰之勢也不言已潰而言將潰其詞深其情危矣
清人三章章四句

事見春秋

後成見閔公二年

○胡氏曰人君擅一

國之名寵生殺予奪惟我所制耳使高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退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亦可也烏可假以兵權委諸竟上坐視其離散而莫之卹乎春秋書曰鄭棄其師其責之深矣

濡叶而未反由二反

侯才洪姑洪鈞二反

舍音改

渝才容未容司二反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賦也羔裘大夫服也如濡潤澤也洵信直順侯美也其語助辭舍處渝變也○言此羔裘潤澤毛順而美彼服此者當生死之際又能以身居其所受

詩經卷之六

十一

榛所覽反

祛叶起據反

惡烏諾反

筆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祛兮無我惡兮不寔

市坎也

故也

賦也遵循摻擊與攬同祛袂孔氏曰祛是祛之本

袖寔速故舊也○淫婦為人所棄故於其去也擊

其袂而留之曰子無惡我而不留故舊不可以遽

絕也宋玉賦有遵大路兮擗子祛之句亦男女相

悅之詞也按成劉氏曰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曰鄭

稱詩曰遵大路兮攬子祛以贈遊女也集傳援

攬衣袖欲與同歸折芳誦詩之時未遠其所引用當

男之詞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醜兮不

樞田反叶齒九反

寔好也

好計許口反

賦也醜與醜同欲其不以已為醜而棄之也好情

好也慶源輔氏曰無我惡兮不寔故也猶假義以

詞益哀矣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女曰鷄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

將翔將翔弋鳧與鴈

賦也昧晦旦明也昧旦天欲旦昧晦未辨之際也
東萊呂氏曰列子云將旦明星啟明之星先日而
出者也弋繳音射謂以生絲繫矢而射也鳧水鳥
如鴨青色背上有文○此詩人述賢夫婦相警戒
之詞言女曰鷄鳴以警其夫而士曰若是則子可
以起而視夜之如何意者明星已出而爛然則當
翱翔而往弋取鳧雁而歸矣其相與警戒之言如
此則不留於宴昵之私可知矣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

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加叶居之居何二反宜魚奇魚何二反
老叶呂孔反好叶許厚反

賦也加中去聲也史記所謂以弱弓微繳加諸鳧雁
之上是也埤雅曰加與玄鶴如加隻鴨之加同意
楚人好以弱弓微矢乘風振之曰弋故史記謂
矢加諸鳧雁之上宜和其所宜也內則所謂雁宜
麥之屬是也
鄭氏曰言其○射者男子之事而中
饋婦人之職故婦謂其夫既得鳧雁以歸則我當
為子和其滋味之所宜以之飲酒相樂期於偕老
而琴瑟之在御者亦莫不安静而和好樂而不淫
可見矣

來叶六直反

贈音則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

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好呼報反

賦也來之致其來者如所謂脩文德以來之雜佩者左右佩玉也上橫曰珩下繫三組貫以纁步之別珠中組之半貫一大珠曰瑀末懸一玉兩端皆銳曰衝牙兩旁組半各懸一玉長博而方曰琚其末各懸一玉如半壁而內向曰璜又以兩組貫珠上繫珩兩端下交貫於瑀而下繫於兩璜行則衝牙觸璜而有聲也呂氏曰非獨玉也觶音燧箴與針同管凡可佩者皆是也韋安熊氏曰婦人左佩觶箴管線纁大觶木遂之屬備尊者使令也觶右解結狀如錐以象骨為之遂取火箴點以管

送順愛問道也

孔氏曰曲禮云凡以苞苴餼問人者左傳衛侯使人以弓問子貢

謂之問○婦又語其夫曰我苟知子之所致而

來及所親愛者則嘗解此雜佩以送遺報答之蓋

不惟治其門內之職又欲其君子親賢友善結其

驩心而無所愛於服飾之玩也慶源輔氏曰一意

情之不能自已也夫勤勞以成業和樂以宜家此

婦之賢德然情猶未已也故無所愛於服飾之玩

而欲其君子之親賢以輔成其德是又加於人一等矣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宋子曰此詩意思甚好

足稱者慶源輔氏曰觀此詩則鄭國之俗

雖曰淫亂然在下之人夫婦之間猶知禮義

勤生業不耽於宴私相安於和樂而又能贊

助其君子親賢樂善以輔成其德此可以觀

先王之澤與民性之善矣華叶芳無反

有女同車頽如舜華將翔將翔佩玉瓊琚
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賦也舜木槿也樹如李其華朝生暮落陸氏曰舜
孟字姜姓洵信都閑雅也○此疑亦淫奔之詩言
所與同車之女其美如此而又嘆之曰彼美色之
孟姜信美矣而又都也慶源輔氏曰鄭詩雅
行叶方郎反此篇為男悅女之詞

○有女同行頽如舜英將翔將翔佩玉將

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賦也英猶華也將將聲也德音不忘言其賢也川
王氏曰於暖瑯言德之容於將將言德之自各以
其類也○慶源輔氏曰所謂德音是亦日月詩之
肆德音類也○世衰道降徇情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華叶芳蕪反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興也扶蘇扶胥疎胥小木也荷華芙蓉也釋文曰
也者狂人也且語辭也○淫女戲其所私者曰山
則有扶蘇矣隰則有荷花矣今乃不見子都而見
此狂人何哉

大
全
國
風
詩
卷
十
一

童 ○山有橋松隰見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

興也上竦無枝曰橋亦作喬游枝葉放縱也龍紅

草也一名馬蓼葉大而色白生水澤中高丈餘

曰龍是紅草其枝棘膠屈著土處便有痕如龍也

本草云紅草一名鳩鴉如馬蓼而大即水紅也詩

注云一名馬蓼音馬蓼子充猶子都也不見於書疑

亦以美狡童狡獪之小兒也

著也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擇他落友

女音汝

倡亮友

和胡外友

擇兮擇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興也擇木槁而將落者也女指擇而言也叔伯男子之字也予女子自予也女叔伯也○此淫女之詞言擇兮擇兮則風將吹女矣叔兮伯兮則盍倡予而予將和女矣

漂匹遊友

要公遊友

○擇兮擇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

女

興也漂飄同要成也慶源輔氏曰爾能倡予則予將成汝之志視前章所謂和

益急矣

擇兮二章章四句

女者其情

益急矣

十二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予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餐七卅及叶七宣反

賦也此亦淫女見絕而戲其人之詞言悅已者衆

子雖見絕未至於使我不能餐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予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賦也息安也

狡童二章章四句

秦中友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

且子餘反

狂童之狂也且

賦也惠愛也溱鄭水名狂童猶狂且狡童也且語辭也○淫女語其所私者曰子惠然而思我則將褰裳而涉溱以從子子不我思則豈無他人之可從而必於子哉狂童之狂也且亦譎之之詞

有叶下已反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人

士狂童之狂也且

士叶鉏里反

賦也洧亦鄭水名前漢地理志曰洧水出潁州未娶者之稱

褰裳二章章五句

慶源輔氏曰婦人從一而終者也狡童褰裳之詩則其終

欲而賊理也甚矣

丰芳客友叶芳用友

子之丰兮侯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賦也丰豐滿也巷門外也○婦人所期之男子已俟乎巷而婦人已有異志不從既則悔之而作是詩也

侯音似

○子之昌兮侯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賦也昌盛壯貌將亦送也

○衣錦褰衣裳錦褰裳叔兮伯兮駕予與

行

賦也褰禪音也

鄭氏曰蓋以禪殺為之中衣裳用錦而上加禪殺焉惡其文之著也

叔伯或人之字也○婦人既悔其始之不送而失此人也則曰我之服飾既盛備矣豈無駕車以迎我而偕行者乎

○裳錦褰裳衣錦褰衣叔兮伯兮駕予與

歸

賦也婦人謂嫁曰歸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墀音善叶上壹反蘆力於反阪音反叶字商反

東門之墀茹蘆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賦也東門城東門也墀除地町町挺音者地孔氏曰除

町音茹蘆茅蒐也一名茜反倉甸可以染絳本草曰

血葉似棗葉頭尖下闊莖葉俱澁四五坡音者曰

阪而可種者曰阪不平門之旁有墀墀之外有阪阪

之上草識音其所與淫者之居也室邇人遠者

思而未得見之詞也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

即

賦也踐行列貌門之旁有栗栗之下有成行列之

家室亦識其處也即就也廣源輔氏曰思之切而

東門之墀二章章四句

淒子西反

皆音皆叶居奚反

風雨淒淒鷄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賦也淒淒寒涼之氣喈喈鷄鳴之聲風雨晦冥盖

淫奔之時君子指所期之男子也夷平也○淫奔

之女言當此之時見其所期之人而心悅也

○風雨瀟瀟鷄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

瘳

膠叶音驟
瘳叶憐蕭反

賦也瀟瀟風雨之聲膠膠猶啾啾也華谷嚴氏曰
瘳病愈也言積思之病至此而愈也

○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

喜

賦也晦昏已止也東陽許氏曰啾啾膠膠不已皆
喜甚於瘳瘳甚於夷云胡不喜言知之何而不喜
也蓋喜劇之辭
風雨三章章四句

音金

音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

賦也青青純音緣去之色具父母衣純以青孔氏
色惟一青而重言青青者古人之復言也如却人
士狐裘黃黃謂狐色黃且深衣云具父母衣純以
青孤子衣子男子也衿領也悠悠思之長也我女
子自我也嗣音繼續其聲問也此亦淫奔之詩

佩叶滿眉反

思叶新音反

來 ○青青子佩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

賦也青青組綬禮記王藻注曰所以貫佩之色佩
佩玉也孔氏曰禮不佩青玉而云青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

兮

賦也挑輕佻聲烜平跳躍之貌達放恣也慶源輔氏曰此淫文也其所與私者既無音問又不見其來而極其然也

子衿三章章四句

鮮息淺反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

廷居望反

信人之言又實之女

與也兄弟婚姻之爾雅曰婦之黨為婚兄弟皆謂婚姻禮所謂不得嗣為兄弟是也
為兄弟禮所謂不得嗣為兄弟是也禮記曾子問夫婦有兄弟之義夫唱婦隨猶兄弟從所謂宴爾新婚如兄弟是也
陳皓解曰兄弟者亦親之也
予女男女自相謂也人他人也廷與誑同○
淫者相謂言揚之水則不流束楚矣終鮮兄弟則維予與女矣豈可以他人離間之言而疑之哉彼人之言特誑女耳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

鮮叶先淺反

古叶斯反

廿二

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興也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匪叶毀非反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

編古老反其綦巨其反

樂音日洛 負丁六反

縞衣綦巾聊樂我負

賦也如雲美且衆也縞白色綦蒼艾色國策云強弩之餘不能穿曾縞則縞是薄縑不染故色白高也綦青色之小別艾謂青而微白如艾草之色糸衣綦巾女服之貧陋者此人自目其室家也嚴氏

且猶云荆負與云同語辭也○人見淫奔之女而

作此詩以為此女雖美且衆而非我思之所存也如已之室家雖貧且陋而聊可以自樂也是時淫風大行而其間乃有如此之人亦可謂能自好而不為習俗所移矣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豈不信哉

慶源輔氏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目之所觀若可美也雖則如雲匪我思存反之於心而自樂而不可當慕樂也縞衣綦巾聊樂我負則安分自樂而不狗俗以忘已也大序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先王之可以觀矣

闈音因闈音都

茶音徒

○出其闈闈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

五子餘反

且綯衣茹蕙聊可與娛

賦也闔曲城也城嘉陳氏曰門之外有副闔城臺也孔氏曰闔是城上茶茅華輕白可愛者也孔氏草有茶苦菜又有茶委葉耶風茶苦即苦菜也周頌茶蓼即委葉也此言如茶乃是茅草秀出之德非彼二且語助辭茹蕙可以染絳故以名衣服之色娛樂也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深子曰此詩却是個講然此詩却如此好女曰雞鳴一詩亦好源輔氏曰鄭詩唯女曰雞鳴與此詩為得夫婦之道夫子錄之正以見人性之本善而先王之澤猶未泯也南豐魯氏曰氓以華落色衰而相棄背谷風以淫於新婚而棄舊室唯出其東門則不然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

溥徒端反叶上克反叶五遠反

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賦而興也蔓延也溥露多貌清揚眉目之間婉然美也邂逅不期而會也○男女相遇於野田草露之間故賦其所在以起興言野有蔓草則零露漙漙矣有美一人則清揚婉矣邂逅相遇則得以適我願矣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有美一人婉如清

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賦而興也漚漚亦露多貌臧美也與子偕臧言各得其所欲也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渙叶于元反

蘭古頰反叶古賢反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簡兮女曰

且子餘反

訐况于反

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訐且

樂音洛

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譖贈之以勺藥

賦而興也渙渙春水盛貌盖冰解而水散之時也詩考曰三月桃花水下之時簡蘭也其莖葉似澤蘭廣而長節

節中赤高四五尺

采子曰蘭與澤蘭相似生水旁紫莖赤節綠葉光尖長潤有岐

陰小且語辭洵信訐大也勺藥亦香草也三月開

花秀色可愛本草注曰勺藥有二○鄭國之俗三

月上巳之辰采蘭水上以祓除不祥故其女問於

士曰盍往觀乎士曰吾既往矣女復要之曰且往

觀乎盖洧水之外其地信寬大而可樂也於是士

女相與戲譖且以勺藥為贈而結恩情之厚也此

詩淫奔者自叙之詞

劉音帶

○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方殷其盈矣女

且子餘反

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

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譖贈之以勺藥

賦而興也洵深貌殷衆也將當作相聲之誤也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慶源輔氏曰鄭國之土地風俗溱洧讀是詩者可以盡得之詩可以觀豈不信然

鄭國二十一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三句

鄭衛之樂皆為溱聲然以詩考之衛詩三十有九而溱奔之詩才四之一鄭詩二十有一而溱奔之詩已不翅七之五衛猶為男悅女

之詞而鄭皆為女惑男之語衛人猶多刺說懲創之意而鄭人幾於蕩然無復羞愧悔悟之萌是則鄭聲之溱有甚於衛矣故夫子論為邦獨以鄭聲為戒而不及衛蓋舉重而言固自有次第也詩可以觀豈不信哉釋陽范
之謂者鄭衛如王必放鄭聲然則亂
雅者莫如鄭衛故鄭詩縱於亂之極焉以詩
考曰公羊疏詩氏云鄭詩二十一之篇說婦人
者曰九口要成劉氏曰鄭詩之有緇衣羔裘
女曰鷄鳴出其東門數篇乃樂中之正也他
如大叔于田及清人詩雖无足尚猶幸非為
溱奔而作若叔于田則亦未免有男女相悅
之疑是其二於一篇之中曉然不為溱奔而
作者五大篇而已故曰溱奔之禪典溱洧之
五然自昔說詩者唯以東門之禪典溱洧為
溱詩今朱子乃例以溱奔斥之者蓋即其亂
而得其情下以發明故鄭聲之肯不然則衛

